

市声

新小說

市聲

卷下

商務印書館
印行

最 有 興 趣 之 小 說



林

說



每集二角

小說月報出版以來。蒙大雅不棄風行一時。其中短篇小說標新領異。尤承社會歡迎。茲特將一二三年月報中短篇一百餘種彙刻成集。名為說林。以便愛讀諸君之流覽。茶餘飯後極良好之消遣品也。

陸續出版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戊申年三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年十二月四版

(市聲二冊)

(每部定價大洋伍角伍分)

編著者

姬

文

發行者

商務印書館

印刷所

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
商務印書館

總發行所

上海棋盤街中市
商務印書館

分售處

北京天津保定奉天龍江吉林長春
西安太原濟南開封成都重慶漢口
商務印書館分館

長沙安慶蕪湖南京南昌杭州蘭谿
福州廣州潮州桂林雲南澳門香港

※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※

市聲卷下

第十九回

大請客逼走蠢夫

巧騙錢愚弄傻子

却說周大娘替糞太太縫補子。把後面的一大片縫在前面了。拾起來一看。原來褂子兩片大襟。被那整塊的補子綴攏了。沒法兒穿上身去。周大娘不覺失笑。把這褂子看了半天。又把補子細看。實無法想。再把包裹的那塊補子拾出來一看。纔恍然大悟。道。原來這是兩片兒。我拿來縫在前面。不是恰恰配上兩片大襟麼。想定主意。拆去了前面的再縫。果然絕不礙事。這褂子可以穿得的了。大娘又把後面的褂子胡亂縫好。送給糞太太。糞太太十分留神細看。看不出破綻來。給他二十箇錢。周大娘不受。道。恭喜太太陞官發財。穿到這鄉紳的衣服。是件大喜事。請太太高陞些。太太道。你休做夢。我鄉紳當了多年。不是今天當起的。這樣的衣服穿慣了。只算家常。裏衣有什麼稀罕。縫這幾針給你二十錢。還不好麼。真是一箇大錢一針了。你不要便罷。縫這幾針。本不該拿人家的錢。下次叫你做了別的衣服。一總給罷。周大娘

聽了大驚。連忙把二十錢取在手裏道。工錢就算是二十箇。還求太太給幾箇賞錢。到底是件喜事。我合太太磕頭道喜。說罷。磕下頭去。冀太太被他纏得沒法。只得給他十文錢的喜封。周大娘纔歡喜道謝而去。到晚黃升回來。請的客一齊都說來的上燈後。大利方回。把手巾包在桌上一甩道。總是要請客。害得我到處奔波。受盡了烏龜王八的氣。冀太太見他這箇樣兒。老大動怒。罵道。你今天發了瘋麼。敢在我面前這樣放肆。你自己沒本事罷了。定一桌菜。也用不着到處奔波。真正是箇飯桶。大利被冀太太一嚇。駭得不敢則聲。冀太太又道。你定的菜怎樣。定好沒有。大利道。定是定好了。要六塊錢一桌哩。冀太太怒道。那裏有這箇價錢。又不喫魚翅燕窩。大利道。只怕都有的。冀太太已經捨得請客。也就沒得話說。次日冀太太一早起身。梳妝起來。年紀雖大。到底還有點兒丰韻。到得九下多鐘。雜貨店裏的周太太來了。原來這太太從前合冀太太最知己的一般。是自創自立。苦掙出一箇基業。來自己的。男人都。不中用。靠着妻子。喫碗現成茶飯罷了。但是如今冀太太的家私。幾十倍於。

周太太就有點兒看他不起。周太太也覺得貧富懸殊，不敢時常登門閒話了。以此反覺疎闊。今天冀太太請他喫飯，正好借此敘敘舊誼。所以早早的來了。冀太太見他來得這般早，很不自在，暗道：我是要合王道臺太太敘敘罷了。他倒來得恁早。我倒要應酬他，真是晦氣。然而說不得，只好請坐獻茶。周太太見冀太太接待他，却是淡淡的。雖然心中納悶，臉上却不肯露出來。一邊陪笑合冀太太交談道：姊姊，我們有一年多沒見面了。你如今發了福，比從前大不相同。常言道：相隨心轉。姊夫做了官，姊姊心也寬了。應該發胖。冀太太搭趣着道：說那裏話。我比去年瘦了許多。只爲你姊丈捐這箇小功名，我費盡千方百計，好容易抽出一注款子，給他現現成成的捐去。闊是闊了，就只銀錢艱難，家裏不夠用了。周太太道：別說客氣話。姊姊還說爲難。我們是不要過日子了。冀太太忖道：原來他們只當我家是箇大財主哩。唉，千萬不該請他來的。把我家有錢的樣子都漏在他眼裏了。正是後悔不迭。一會兒，木作店裏的陸太太、紙紮店裏的王太太、香店裏的韓太太，一齊來了。冀太太一一招接。

團團坐定。七張八嘴。問龔太太好。那龔太太是何等本領。酬應上很有工夫的。見什麼人。說什麼話。那有一些差兒。這班人見了龔太太。都覺侷促不安。只恐被龔太太笑了去。龔太太一面合他們閒談。一面想起王道臺太太就要來了。我莫如先穿起補服來等候罷。想定主意。便安排衆人坐定。自己走進房裏。披上褂子。又戴朝珠。在穿衣鏡子裏照了半天。覺得整齊得很。便放心走出來。暗道。王道臺太太一定是穿褂子戴朝珠來的。他不知怎樣講究哩。且莫管他。各有各的出色處。不言龔太太肚裏尋思。再說陸王韓諸位太太。見龔太太補褂朝珠的走出來。大家詫異。一齊起立問道。太太今兒什麼事。莫非是生日麼。我們失賀了。龔太太忸怩道。不是什麼生日。今天請了王道臺的太太。他們是做官人家。一定穿了補服來的。我不能不陪他。衆太太聽了。這纔明白。韓太太只聽人說過朝珠補褂。却從沒見過。便特地走到龔太太身邊。儘着瞧看。又把龔太太的沈香朝珠。嗅了半天。道。阿彌陀佛。這香珠定然是西天來的。我們上海那裏有這般香珠。真正好聞哩。王太太聽得也來嗅嗅。十分讚

好。誰知陸太太周太太都要看朝珠。都圍着龔太太看。忽聽得外面打門聲響。黃升戴了紅纓帽子去開門。一會兒綠呢轎子擡了王道臺太太進來。背後一箇家人執着帖袋。一箇大脚娘姨跑得滿頭是汗。在轎背後把金水煙袋摘下來。扶着王道臺太太出轎。大家定睛看時。原來一位二十來歲的太太。滿頭珠翠。裝束得豔麗。非常。就只沒穿補褂。却是一件小袖管的夾紗衫。底下紗裙。青緞鞋子。并沒什麼與衆不同的去處。就只舉止大方。身材伶俐罷了。龔太太迎下階去。握了他的手。上得階來。請他炕上坐。他再也不肯。在旁邊椅子上坐了。龔太太親自獻茶。王道臺太太道。我們都一家人。大姊千萬不要客氣。龔太太道。太太是知道我的。本來就不會客氣。於是大家坐定。王道臺太太一一問了衆人姓名。大家見龔太太尙且拘拘束束的。如今見了王道臺太太。那裏還敢出氣。自然成了木雕泥塑般的模樣。龔太太呢。見了陸王諸太太。隨意揮灑。不在心上。見了這王道臺的太太。也有些氣餒。收斂了許多。規規矩矩的陪着談天。王道臺太太見他穿着補褂。怪熱的。便道。大姊把那褂子脫

了罷。今兒天氣實在熱得利害。我們都是知己。便衣罷。妹子是向來懶怠慣的。論理初次到府。也該穿補服來纔是。冀太太紅着臉道。只因太太光降。不敢怠慢。應該穿褂子的。王道臺太太並沒則聲。那眼光只注射着他面前那塊補子。半晌道。大姊的補子。是那箇裁縫縫的。縫倒了。你看那鳥兒的頭都朝下了。冀太太低下頭去看時。果然鳥頭朝下。不覺憤怒。罵道。都是那臭花娘鬧錯的。說罷。立起身來。走回房裏把朝珠摘下。褂子脫了。王道臺太太只道他動氣。便道。大姊恕我失言。其實那補子是縫錯的。冀太太道。這是對門周大娘縫的。這箇臭花娘。倒被他騙了三十箇錢去。王道臺太太道。鄉裏人從沒見過這樣的東西。自然要縫錯的了。原來冀太太請王道臺太太來。要擺點兒闊。相給他看看的。誰知倒被他笑了去。很不自在。駝背娘姨送上蓮子湯來。冀太太先敬了王道臺太太。然後送給別位。大家連湯喫完。只王道臺太太畧嘗兩口。便把碗放下了。坐談多時。却不見館子裏的菜送來。冀太太着急。便叫黃升去催菜。誰知黃升出門閒逛去了。叫不應他。要叫大利。當着衆客。不好意思。

叫只得親自走到後面去找大利。誰知到處找不着。找到竈間屋裏。只見有人把張脚凳墊着。在飯籬裏取鍋粑喫。細瞧正是大利。駝背娘姨在竈窩裏打盹。糞太太一聲吆喝。把駝背喝醒了。大利也嚇了一跳。從脚凳上踏了下來。幸虧一隻腳尖着了地。沒跌過去。糞太太指着罵道。你這箇沒中用的東西。你定的菜。怎麼這時還不來呢。快替我催去。跟了菜來。沒得菜。你也休想回來。我是不合你干休的。大利大驚。只得逕到房裏。披了一件長衫。飛奔出去。走到西門。纔恍然悟道。哎。不妙。不妙。我定菜時。沒有交貨。他送到公館裏。如今叫他送來。豈不是椿難事麼。且休管他。去催催看。轉念一想。又失驚道。哎。我這菜是那裏定的。我就沒有看見他。這店有招牌。到那裏催去呢。這一急。直急得大利滿頭是汗。脚步都慢了一路走。一路尋思。那裏記得出這箇定菜的店。瞎找了半天。總是找不到。暗道。不好。今天早起本就眼跳不止。只怕不得回去了。像這樣的日子。我也過不來了。莫如尋箇自盡罷。當下大利橫了這箇短見。就想着怎樣死法。方纔爽快。左思右想。沒得主意。擡起頭來。忽然看見

一升煙膏店暗道有了。我莫如買他二錢煙膏吞了。倒死得容易。身邊一摸。幸虧還有用剩的。五角小洋。就取出兩角。買了膏子。又想到。我這麼死在路上。也不穩當。還是到巡捕房前去死罷。那裏塞門聽又乾淨。又寬敞。巡捕又近。不能不來料理我。准其如此罷了。定了主意。便一邊走。一邊想。想起死的苦處。不覺嚎啕大哭。想起老婆的酷虐。生了還不如死了。不覺萬念俱灰。看看將要到巡捕房。打開罐子。躊躇要吞。不料背後有人一把把他的煙罐子搶了去。大利大驚。回頭看時。原來是他的好友夏病哇。大利哭道。你打從那裏來。我幾乎不能和你見面。病哇道。大利哥。你好好的。十萬家私。自己又是五品銜知縣的前程。像你這樣福氣。上海灘上也數一數二的了。爲什麼要尋短見。大利道。一言難盡。病哇道。這裏不是說話地方。我們到前面館子裏去喫飯再談罷。大利此時正餓得慌。聽說有飯喫。那有不情願的理。便把尋死的一條算計。置之九霄雲外了。二人踱進敍樂園。一直上樓。病哇叫了一盤白斬雞。一盤涼拌肚子。一箇蝦仁中碗。叫燙四兩高粱酒。對酌。大利飲酒中間。便把他老婆

怎樣看不起他。怎樣凌虐他。一五一十。告知了病哇。病哇手在桌子上一拍道。有這樣的利害老婆。我早起不休他。晚上也把他休了。大利搖手道。休得亂道。我如何敢休他呢。我家裏一草一木。都是他掙下的。我五品銜知縣的前程。也是他替我捐的。我那裏敢休他呢。病哇道。雖如此說。他掙的就是你的。你爲什麼替他畫分得這般清楚。要知他沒有你。也撐不起這箇場面。況且房子雖是他造的。地盤須是你的。這筆帳算起來。他的家當。你也不至沒分。好是夫妻。不好就是冤家。你聽了我的話。我有箇法子。叫你沒錢而有錢。沒妻而有妻。你信不信。大利道。人家都說。你是我的軍師。我多天沒會你。做的事沒一樁順的。早知如此。我上來定菜的那天。先來找你。也不至鬧這箇亂子。如今弄得有家難奔。我不死還等什麼。說罷又哭。病哇道。你快休如此。今天晚上。到我家裏去睡。我來合你運謀。包管你有好處便了。大利聽了大喜。不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回

逞凶鋒悍婦尋夫

運深謀滑頭掘地

却說阿大利聽得夏病哇說。能替他運謀。收回權利。十分大喜。便鼓起興致來。喫酒喫飯。狠吞虎嚥的。把三樣菜兩碗飯。喫箇罄盡。病哇却只喫了一碗飯。算帳一圓二角。自然是病哇惠鈔。二人同出店門。病哇又請他去吸煙。大利辭道。我向來不吸。你是知道的。病哇道。你陪我去躺躺罷。大利應允。便趲到寶善街一箇公司煙館樓上。病哇去挑了煙來。儘量呼吸。原來這公司煙館。所貪圖的是取他那點兒灰。病哇吸過煙。斗子裏滿滿的都是灰。通歸煙館裏挖去。閒話休提。二人一同下樓。病哇又領大利到了胡家宅野雞窠裏。找到一家熟識的野雞。叫做花翠琴。原來這花翠琴合病哇要算一對野鴛鴦。病哇除非不到馬路。到馬路總要住在他家的。今天同着阿大利。倒不便住。不過借這裏打箇尖站。合翠琴會會面罷了。誰知翠琴却已上青蓮閣去。他的妹子翠環在家。走來陪客。大利見這箇女子。長得十分貌美。衣服又穿得齊整。只當他人家小姐。合病哇是甚親眷哩。又見病哇合這翠環動手動腳的心裏。有些詫異。忖道。病哇也太沒道理了。人家閨女。怎麼好調戲他呢。一會兒翠琴回來。

大利見他穿件湖色羅衫。白紡綢的褲子。塗脂抹粉。十分妍麗。一進房門。就叫夏老爺。病哇把他摟抱在懷裏。說不出那種親愛的樣子。大利漸漸的悟到這裏是箇堂子。兩箇女的必是倖人。他却不該走近翠環的身邊。握了他的手。儘着嗅。江北娘姨道。這位老爺。今天也住在這裏罷。恰好兩間房。一人一間。沒有再巧的了。病哇道。這位是阿老爺。他家太太利害。你留他住了。被他太太知道。找上門來。你怕喫不消哩。那江北娘姨道。只夏老爺喜說這沒來由的話。太太是何等身分。那裏會找到我們這裏來呢。病哇道。你不信。只叫你們小姐問阿老爺便了。那翠環聽了。果然把半邊身子靠在大利身上。問他太太怎麼利害。大利臊得滿面通紅。一句話也回答不出。翠環一把將大利手拉着。走到對面房裏。江北娘姨跟着過去。開了燈。敬了瓜子。翠環就把大利捺在煙榻上躺了。自己就跨上去。把大利壓住。切切私語。無非是勸他住下。吵了半天。病哇踱過來。翠環纔放了大利。附着病哇耳朵道。這阿老爺到底肯住不肯住。他做什麼買賣的。原來翠琴姊妹二人都是揚幫。還沒學會上海話。所以

對病哇大利說話。都係鄉談。大利不甚懂得。病哇却句句聽得出。當下也附着翠環的耳朵答道。這位阿老爺。是大有錢的。你沒知道上海有箇冀太太麼。就是他的老婆。只是今天他却沒帶錢來。遲這麼一兩天。我合他同來。住在這裏便了。翠環大喜。拚命巴結大利。約他明天來住。大利心癢難熬。巴不得今天就往。却因沒有洋錢。病哇催他同行。只得快快而別。當下回到病哇家裏。只聽得樓上女人聲音叫道。三丫頭。你下去看看你爸爸回來沒有。房東討房錢。來過三次了。明天不給他。他要叫巡捕趕我們出去哩。原來病哇租了一幢房子。雖是小小的房間。也要六塊錢一月。他把樓上做了住房。樓下做了客堂。只因這月沒得油水到手。喫用通是賠的。十分艱難。所以欠了房錢沒付。房東要叫巡捕來趕他。那是沒法的事。病哇的意思。這注房錢。要出在大利身上的了。生怕他女兒下樓。直言不諱。把底細給大利知道了。反覺坍臺。趕忙走上樓去。他老婆見病哇回來。指着罵道。你這不要臉的老烏龜。天天躲在野雞堂子裏。連家都不顧。今天也想到回家麼。快拿洋錢來給我。好付房錢。病哇

只是搖手道。你別亂嚷。下面有位客在那裏。他老婆道。什麼客不客。都是狐羣狗黨罷了。你怕我不怕。快拿二十塊錢來。我便不則聲。病娃急得沒法道。洋錢都有。好奶奶。你別嚷罷。他老婆伸手道。拿來。病娃只得屈了一條腿跪在凳子上。靠近他身邊。附耳道。我今天領來的這位朋友。就是龔太太的男人。很有錢的。却是箇傻子。我想大大的騙他一注錢。我們拿來享用。豈不快活。所以叫你別嚷。被他看出破綻。這事就不成了。他老婆聽了這話。大喜。這纔不嚷了。却對病娃道。房東來討房錢。這是樁急事。明天又要來的。沒二十塊錢給他。休想住得安穩。這便如何是好。病娃道。我現在一塊錢都沒有。說不得。你把我打給你的金元寶簪。去押二十塊錢來。暫且應急。三五天內。這阿傻子的洋錢。定然送上門來。那時我加倍給你。他老婆道。你別騙我。我只有一支金元寶簪。如何捨得押去。病娃道。限我五天內。要沒有四十塊錢給你。真就算是箇烏龜。好不好。說得他老婆也笑了。只得答應。病娃趕忙下樓。叫人在客堂裏安了一張牀。又搬下一牀被鋪。合大利鋪好了。又把煙盤擺出來。就合大利對

躺着問道。今天那箇翠環。你到底愛他不愛呢。大利紅着臉道。我很愛他哩。病哇道。你愛他也徒然。沒得錢。他是不留你住的。大利道。住一夜。要幾塊錢呢。病哇道。不多。花到一二十塊錢也够了。大利吐出舌頭道。要這些錢。那裏住得起呢。病哇笑道。你怎麼裝窮。說這般的窮話。給誰聽呢。大利發急道。我並非裝窮。我實在沒有錢。你是知道的。病哇道。我替你算過了。你家四月舖子。茂森洋貨店。華美錢店。觀雲靴鞋店。樂醉軒菜館。一處賺二三萬一年。四處就是十多萬一年。還說沒錢。這話騙誰呢。大利道。你也不像我的知己。你不知道。這都是內人開的麼。我那裏用得到他一箇錢。病哇道。唉。你真是箇傻子。你在府上。自然用不到他的錢。你到這裏。他就管不到你。你明天到你家開的四月舖子裏。只說你家太太要錢用。摺子忘記了。沒帶來。一處提五六百塊錢。四處就是二千多塊錢。足夠你用的了。大利道。掌櫃的不肯付。怎樣呢。病哇道。包你取得到便了。你去試試看。大利甚喜。原來大利立志不回家去。所以不怕。他的意思。有二千多塊錢。足夠一世用的了。一宿無話。次早。病哇替他雇了一